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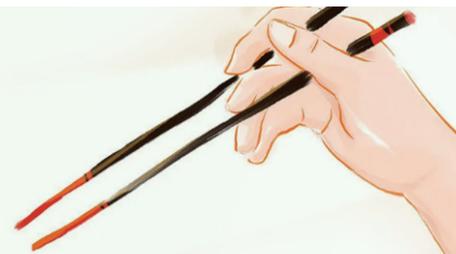


## 凡塵曉遇

专栏

## 素食者

□李曉



有天黄昏，望着蛋黄一般的落日渐渐被远山吞没，忽然感觉心生窟窿，才想起一些老朋友是该聚聚了。这朋友间的来来往往啊，有时在乎的就是一簞食一瓢饮而已。

于是打电话邀约，还是在城南那家老馆子聚聚吧。电话里邀请了八九个人，有3个人谢绝了，要么外出旅游，要么推脱说身体不适。在那家老馆子里，老郑给答应前来的人提前斟满了一杯家里带来的藏酒。等了1个多小时，一共只来了4个人，老郑端起酒，神色庄重地说：“人，都到齐了吧，来，先喝上一口！”老郑是一家企业负责人，7年前办理提前退休，那年，老郑安上了心脏支架，这个生命的助推器带领着老郑顽强地挺到了现在。而今，每逢老友们聚会，重感情的老郑还要喝上一小杯。

那天的晚饭，我们几个人点了那家馆子里最有名气的火爆肝腰、土豆红烧肥肠。特别是我老郑，都爱吃猪下水，油腻、口感好，吃着特过瘾，饱食一顿后甚至改变了之前朦朦胧胧的人生观。

吃完了饭，老郑一脸郑重地宣布，这是他最后一顿吃红烧肥肠了，血压高、血糖高、血脂浓，医生说，再这样没节制地吃下去，脑梗、脑溢血、糖尿病这些病症的概率就大了。老郑的一句话让我心惊肉跳，我父亲就是突发脑梗去世的。

几个中年男人在灯火阑珊中散去，相互嘱咐爱惜好、保重好自己的身体，今后饮食上得多吃素了。

我同老王交往了快30年，当初同他交往时，他刚大学毕业，在这个城市举目无亲。那时，他脸上长了青春痘，特别让我闹心。有次去馆子里喝酒，啃完卤猪蹄后，他抬起头，看见一个穿白色连衣裙的女孩子来馆子吃饭，他那一双直勾勾的眼睛，我顿觉颜面丧失，这啥素质呐。分别时，我实在是忍不住，直接对他说：“你一个大学生，得注意形象，该谈恋爱就老老实实去谈恋爱。”

或许是我的直言伤害了当年小王的自尊，他嘴巴都气歪了，拔腿就走。一周过后，小王主动给我打来电话，说请我吃酸菜鸡。等我一家小酒馆里看见他，他正笑眯眯地望着我，起身给我介绍旁边一个荷花般清纯的女孩，女孩穿着那个年代流行的白连衣裙。小王对我介绍

说：“这是我新认识的女朋友！”然后，以一种胜利者的目光，得意地望着我。

几天后，小王找到我，一把抱住我就哭开了。他说，哥，我失恋了，很痛苦。他对我说出了实情。原来，他真是和我较上了劲，火速认识了一个女孩，并发下山盟海誓。哪知，女孩条件优越，看不上小王，但他却深陷进去了，那几乎是小王流星一样坠落的初恋。

我“啪”地给了小王胸膛一拳：“有你这样报复人的吗，最终害了自己，你了解那个女孩多少。”这一拳把他打了一个趔趄，但他没发脾气，鼻涕也流出来了，他对我苦笑着。

这些年流水无声地过去了，小王成了老王，从最初交往的豪爽喝酒，相互不服输，暗中较劲，到现在成为蜗居在心上的老朋友，轻轻松松地相处着。

人到中年的老王，因为常年应酬，血压高了，有脂肪肝了。我提醒他，老王，得戒酒了。他对我叹息，身不由己啊。去年的一天，老王终于听从我的建议，他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“我认你，你是对我实实在在的好。”

有天，老王提着水果来看望我母亲，得知他血压高，母亲说，我们老家乡下有一种草用来泡水喝，降血压效果好。老王前脚一出门，母亲就给老家村里人打电话，把山里的草速送来城里。

我提着来自老家泥土里的草，来到了老王家，他家的砂锅里，正炖着海带老鸭汤，得知是我母亲托人从乡下带回来的，他从沙发上起身，一把抱住了我，激动地说，谢谢伯母。

那天晚上，我就在老王家喝海带老鸭汤，没喝酒，我们而今都很少喝酒了。老王往我的碗里撒了几粒小葱，他说加了葱，汤会更香。我喝着香浓的汤，我想，和一个多年老友这样交往下来，心里漫流着家常般的温暖味道。

还有人到中年的老徐，在乡下建了一个庭院，种了蔬菜瓜果，藤藤蔓蔓爬满

了庭院外墙。老徐曾经也是一个社交达人，等到老徐那年去医院检查出血压、血糖、血脂三高以后，身体一些指标亮起了红灯，他才真正明白过来，江湖这锅浓汤，看似营养丰富，实则无聊寡淡，让老徐恋恋不已的，其实是害怕这个世界忽略了他。等老徐悟出这个道理后，他开始了自己删繁就简的生活。我去老徐家吃过几次饭，他把青菜在烧开的泉水里煮，汤也是青翠的了，连盐也不放一点。老徐说，一些食物加了味精、香油这些调料，就好比人的甜言蜜语，很容易迷惑人心。烹制食物，有时和做人也是差不多的道理，这人生天地间，一旦你活得坦然了，是可以相通的。

而今，我对那些从大地上辗转而来的食物，总喜欢保留原汁原味，清淡为主，比如水煮蔬菜、清蒸南瓜、清炖山药、凉拌茄子……享用着这些清淡美食，感觉中年以后的人生反倒天高云淡了，似乎也看到了万物的本性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干部)



## 龙门道中(外一首)

□谭岷江

许多游客落下抬起的脚下一只毛毛虫憨憨地爬行  
一只蚂蚁跟着它  
就像跟着一位老朋友  
又像跟着一盘移动的美食  
它们一前一后地穿越古道  
白云青山一起俯瞰大地  
我打量着它们的命运  
和风悄悄地吹来  
猛烈吹起游客的大脚  
或者轻轻吹偏它们的位置  
就像有命运在偏爱照拂它们  
夕阳的光芒照在伊水上  
它们成功地走过古道  
在幽暗的丛林间  
我们终将看不到它们的渺小前程  
夜色即将来临  
头顶有星光，人间有灯火  
它们还将面对更严峻的考验

## 致李商隐：夜雨寄北

在夜色中，你踩着雨珠的节奏  
人间所有柔情，被揉成小小的纸团  
一夜踏出一万次七步  
只写下这感动千年的四句七字

文字轻如蝉翼  
可以承载万重山般思念  
这个季节里  
大雁向南飞，江水向东流  
且让我帮你寄一份快递  
直达洛阳城外

是啊，秋天的雨  
像故乡的花瓣落下来  
所有美好与悲伤相隔千年  
却又异途同归，文字与思念  
正是穿越人间的时空栈道  
(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)

## 诱鱼记

□陈益

我是在水库边长大的，水库于我有不解之缘。

老家的这座水库很大，名叫“红光水库”。水库离我家不过百米，我家开门就见水库，水库自然就成了伴我成长的天然伙伴。夏天，我和小伙伴们几乎天天在水库里游泳；春天早晨，就在水库边放牛，下午放学回家，搁下书包，就去水库边打猪草、割牛草；白天，村里家家都在水库边洗衣服、洗农具；星期天，我和村里小伙伴，则在水库里掏野鸭子蛋、摸虾、摸螃蟹、摸螺蛳；而在水库里钓鱼、网鱼、捞鱼更是家常便饭。水库，自然成了我儿时和同伴们的天堂。

20世纪80年代初，我在襄北一所部队院校政教室里任教，那时人年轻，嘴特馋。加上课不多，又是单身干部，闲暇之余，就打“吃”的主意。在单身宿舍楼后面不远处，有一个算得上中型的水库。水库上游，是一大片自下而上的层层梯田，时值深秋，虽然处于枯水季节，但我发现，在水库与梯田连接处，有一条宽约2米、深约1米、10余米长的水沟，沟水下长了一些不知道名的杂草。我沿沟来来回回反复观察后大喜，这条水沟不正是我“诱鱼深入打伏击”的绝佳之地吗！于是，我去集上购了一袋小米，每天傍晚，佯装散步，就将一包小米，偷偷撒进水沟之中。开始时，进口撒得多，尾部撒得少，后来撒，就反过来。为了充分引诱鱼儿入沟，我有时还挖些蚯蚓与小米一起撒进水沟的中上段。大约20天后，我选择一个晴天的下午，带上铁锹和脸盆就去“收网”了。我先在水库和沟的入口处，用铁锹铲土将入口堵牢，然后用脸盆将沟内的水舀起倒进水库，这个动作很考腰力，好在当时年轻气盛，血气方刚，浑身有使不完的劲。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机械运动，沟水终于被我全部掏干了。

出现在我眼前的，是这样一幅让人激动的景象：无数条白白的大板鲫全部裸露在沟底，它们或躺着，无力地摆动尾巴无奈地眨着眼睛，或立着，在浅浅的泥水里盲目挣扎。由于鱼太多了，我只捡三四指宽的鲫鱼往脸盆里装，二指以下的小鱼则弃之。好家伙，我只在沟里走了一个来回，就捡了大半脸盆的鱼。看看差不多了，我将拦堤铲开，水库的水哗啦一下涌进沟里，很快恢复如初。我左手拿着铁锹，右手握紧脸盆一侧，脸盆另一侧靠在腰胯上，嘴里哼着“打靶归来”的军歌，惬意地回

到了宿舍。

好友乔军、天义远远见到我，就满面春风地迎了上来。乔军是西安人，有一手好厨艺，天义是湖北人，是有名的“好吃狗”，每有聚会一贴就来，但不白吃，他会主动跟乔军打下手。当晚“鱼宴”，我在小卖部买了两瓶“襄阳春”，叫上住在家属院我们哲学组的组长肖嵩教授。当晚，窗外一轮金黄色的圆月高挂，室内，四个人围着小条桌坐在马扎上，我给大家斟满酒后，按老规矩，由肖教授开场白后大家一起举杯，于是“鱼宴”就开始了。条桌上四个菜，一盘油炸花生米，一盘西红柿炒鸡蛋，一盘素炒大白菜，主打是一大锅红烧鲫鱼！那时年轻，肚子特能装，一大锅鱼几个回合下来，就剩不多了。于是进入肖教授发明的“舌战乐中乐”。肖教授当裁判点名谁出题，谁答题。内容不离本行，像“子非鱼，安知鱼之乐”“白马非马”“先秦七大哲学家故事”“古代帝王发明的成语所隐含的哲学思想”，等等，问题都非常有趣，答对了的喝酒吃鱼，答错了的在脸上贴上撕成纸条的“胡子”。最后，当酒瓶见底，一粒花生米不剩时，就由肖教授宣布“战绩”。大伙尽情地笑着，开着玩笑告别。其实，这对贴“胡子”最多的人刺激是很大的，他的笑往往藏着苦笑，谁年轻时没有虚荣心呢？！好在“报复”是在学习上暗暗较劲。记得天义这家伙精心准备后做了个局，主题是“为什么苏格拉底不仅有徒弟还有徒孙，而且成就非凡？而孔子勉强有徒弟却无徒孙，成就却一般，为什么？”结果大获全胜，终报“一贴之仇”。

时如逝水，流走的是岁月，天地悠悠，留不住的是韶华。人生易老天亦老，我们应当从鲜美的鱼宴中有所感悟、参悟和觉悟！活蹦乱跳的鱼儿为什么会成了人们餐桌上的肉？皆因它们经不住“诱饵”的诱惑！细想，其实我们在诱鱼、钓鱼的时候，鱼们又何尝不是在诱你、钓你呢？大千世界，美食美味如花团锦簇，怎不诱人嘴馋眼迷？商品社会，金钱美女、豪车豪宅，怎不让人意乱心动？这些“诱饵”，都是很考验人的定力的！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意志力！如果我们把“香饵”当美食，把“陷阱”当温床，后果就绝对不会是“鱼骨哽喉”和“赤身蒙辱”那么简单了！

故，鱼与食鱼，皆不能随心所欲也！

(作者系重庆散文学会副会长)

